

升機較早前慢慢降落在空地後，一個身材高挑的白衣人首先登下機艙，正是在教堂和大姐拼鬥的波度薪。他的白色西服也染了些許鮮血，黑衣人最後飛出的「血劍」，沒有傷到他，卻多多少少污穢了他的潔白衫褲。

幾名守衛走前戒備。依柏黛絲跟著慢慢走下來。她的雙手被反鎖在後面，雙腳也帶上了鎖鐐，手臂包紮著染了鮮血的布帶。和依柏黛絲一塊戰鬥的大姐，跟在後面，也是一個模樣，就算沒有受傷，也絕對沒有反抗的能力。況且還有戒備著的打手和把她們擊傷的白衣殺手波度薪。

三個黑衣人從另外一部直升機走下來，前面兩人各自背著一人。那是昏迷了的協利斯爾和西門詩妍。他們的手腳卻沒有帶上枷鎖。

眾人向著農莊大門走過去，那是一所大房子，正門已經打開，兩個持槍守衛站立在左右。

進入了屋內，經過前廳後，是一個龐大的空間。黑衣守衛將依柏黛絲和大姐推倒到中心的地下。手腳帶著鎖鐐，也就無法再站起來。兩個黑衣人亦將協利斯爾和西門詩妍放到地上。

一個身穿白色和服的中年男人坐在一旁，旁邊站立著幾個白衣人。從外面進來的波度薪走到他的前面，躬身作了一個禮，然後說道：「『管事』先生，任務完成，但我們也有很重的損失。我最擔心那個失蹤了的黑組成員，如果真是被敵人俘虜，沒有人可以抵受嚴刑迫供。我們要早點撤離這個地方。」

坐著的白衣『管事』沈吟一會，對手下作了一個手勢，其中一個白衣守衛拿出了兩個注射器，走到大姐和依柏黛絲背後，將注射器按在她們的頸項，兩人也就昏迷過去。幾名守衛跟著將兩個人和協利斯爾抬走。

那個『管事』跟著說道：「黑虜磨沒有完成對西門詩妍的控制，組員又損傷得最厲害，他可清醒過來？」

「他的視力和聽覺都受到傷害，但最嚴重的是他衝下山坡，頭部衝撞樹幹和石頭受震，現在依然昏迷，不能說出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他是『副執事』那邊的人，我已經令人將他送入地庫，交給『副執事』處置。他那一組人，全部都是被重拳打中面頰，有些還依然昏迷，醒過來的人，頭腦混沌，也說不出個所以然！」站著的波度薪回答。當他說到那個『副執事』的時候，神情竟有些恐懼。

「雪家的兩姐妹怎樣走掉了？」

「我們的情報失準，雪家的孿生大姐二姐，名氣雖大，真功夫卻遠不及毫無名氣的小妹，埋伏發動後，打傷了二姐，但想不到那個小嫖子兇狠得很，速度又快得驚人，亦有人接應他們突圍。只捕到她們的一個助手。」

「我們先依『執事』的指示，將『靈』植入西門詩妍的『體』內。離開前殺掉大姐，其他幾個人不要理會。」『管事』跟著站起來，走到西門詩妍前面，一手就提起了身裁矮細的她，向著通往二樓的樓梯走過去。

這個時候，一個黑衣守衛從外走進來，對穿著白色和服的『管事』說道：「管事先生，段南山帶了三個隨從，要見『管事』先生。」

提著西門詩妍的白衣『管事』停了下來，對其中一個白衣人說道：「將西門詩妍搬到樓上準備好的房間。」那個白衣人應聲走上前，接過西門詩妍，也是單手提著她，步上了二樓。

『管事』正走回坐位，向他匯報的波度薪卻說道：「『管事』可以專心向西門詩

妍施法，夜長夢多，我拖住段南山吧。」

『管事』沒有坐下，想了一想便吩咐道：「也好，不過段南山不易應付，他見不到我，或會起疑心，他現在已經欲罷不能，沒有回頭路，心煩意亂，我們犯不著迫他做傻事。」他跟著對黑衣守衛說：「只許段南山進來，留他的侍從在外，小心他們一舉一動，一有變化，將他們幹掉。」

『管事』說完，便步上樓梯，兩個持槍的黑衣守衛跟著走過來守著梯口。波度薪跟著坐下來。

引領段南山進入大廳的黑衣人已經算得上是身裁高大，但還是比段南山矮上幾吋。段南山的身體魁梧得像一座山，名字真是沒有改錯。

波度薪見到段南山，就微笑地站起來，打了一個手勢，其中一個打手便搬了一張坐椅過來。他跟著向準備坐下來的段南山說道：「地方簡陋，段先生請坐。先生是否考慮清楚，願意正式接受邀請，將會到本會總部幫忙。」

「『管事』先生呢？我還沒有做出決定，我的太太會有多少時間？」

「跟據我們替段太太施術的『法士』報告，太太體內的癌細胞幾日前已經全部清除，也得到了幾位專科醫生鑒証作實。我們之間的合約可謂完滿履行了！」波度薪稍為一頓，繼續言道：「之前我們的『管事』先生也曾坦言，生死有命，就算神力大法，也只能延命保健，不能令人永生，況且段太太遇到我們的時候，算得上是末期了，但此後兩年間，可保健康啊！段先生應該提早急流勇退，跟太太到本會根據地過這一段安樂日子呢！西門家 ...」

波度薪還沒有說完，他衣袋中的手機便響起了留言訊號來，他對段南山揮手致歉，就拿出了手機看留言。

就在這一刻，段南山發動了。他突然站了起來，左手反手一拳打向身後的黑衣人，拳頭正中黑衣人的小腹。這個打守後退了一步，噴出一大口的鮮血，萎縮倒地，連叫喊聲都不及發出來。

另一方面波度薪已經看到留言：「段太太在家自殺身亡，事變，小心段南山。」

他飛快收起手機，身形已從坐椅中彈起，迅速撲向段南山，但比他更快的是一柄飛刀，也不知從他身體那處飛出來，閃電一樣射向段南山的咽喉。

段南山身體已經站直，電光火石間，他左手在飛到面前的刀尖一撩，飛刀竟然被他改變了方向，向著一個持槍的黑衣守衛射過去。這個黑衣人對大廳的突變有了警覺，頭一偏，一隻手提起來就強行去接著飛刀。他準確的捉住了刀柄，但飛刀的勁力強大，依然從他掌握中飛脫，射入他的頸部。幸而他頭部向側一偏，避過咽喉致命一刀。他嚎叫一聲，提槍就要向段南山射擊。可是段南山龐大身形倏然在他前面出現，一拳打在他鼻梁之上，他再慘叫一聲，向後踉蹌退了幾步，身體挨在牆壁上，鮮血從五官中射出來，他慢慢癱瘓栽倒下來，顯然活不了。

段南山雖然在霎時間擊斃了兩人，但白衣殺手和另外兩個白衣人，手執兵器，已經將他包圍著，另外還有兩名黑衣守衛持槍把守著通往上層的樓梯。各人蓄勢待發，惡戰如箭在弦。

段南山從西服內取出兩支鋼筆，「卡」的一聲連在一起，變成一件約一尺左右的「武器」。他身形龐大，孔武有力，但兵器卻小巧精細。

「我也知道我太太的死與你們沒有關係，但是，她的遺命卻求我將西門詩妍帶回西門家。我的命是豁出去了。但若然貴會肯網開一面，讓我將西門詩妍帶走，之後

段南山是用是殺，悉聽尊便，絕無怨言。」段南山沉聲說道。雖然在說話，但身軀保持著無懈可擊的姿勢。

「段先生殺了我們兩人，事情就不好辦了，『管事』先生又不在這裏、、、」波度薪緩緩說道，但一連串的槍聲突然在外面響起來。就在第一聲槍聲響起之際，段南山和波度薪同時發動攻擊。顯然雙方並無談判的誠意，大家都在等候機會出擊。

波度薪箭步衝前，他的彎刀劈向段南山面部。其餘兩個在側的白衣人發動靈力，封著段南山左右兩面。段南山竟然不理當頭一刀，一步踏前，頭一偏，鋼筆向前一伸，「卡」的一聲，鋼筆彈出暗隱著的一節，比原來的長了五吋左右，直刺對方的心臟要害。這是一種兩敗俱傷的打法，波度薪的一刀固然劈中段南山的肩部，雖然重傷，但波度薪的性命可要一命嗚呼。波度薪這一邊人多勢眾，當然犯不著與對手同歸於盡。他不單只可以突然煞著身形，更向後退了一步。但他的刀可沒有後退。彎刀的手柄放出一條細鍊，繼續控制著彎刀向前劈去。本來段南山的鋼筆已經無法刺到敵人身軀，但筆尖霎然飛出一支發出藍色光芒的短針，射向敵人的胸間。波度薪怪叫一聲，發動靈力，勉強制止著毒針，身形向後倒翻出去，跟著毒針擦身而過。他的彎刀也失去控制，段南山得勢不饒人，一腳踢在刀背上，彎刀反撲波度薪。他跟著大喝一聲，叫了一聲「破」，聲浪竟破開兩側包抄他的靈力。他身形快如電奔，一拳打向右面白衣人的鼻樑，鋼筆則脫手擲出，直擊左面的白衣人。

十幾秒鐘之內，段南山擊退正面的波度薪，同時向三人發出殺著，可謂大顯神威。但他自己卻心知肚明，最初一招不能解決身手最好的波度薪，與眼前三個高手纏鬥之下，取勝機會很微。除非是動用秘密武器，但對方的『管事』尚未現身，過早使用殺手鐮，就會洩露實力，殊為不智。

X

X

X

瑪斯蘭姬和沙爾葛等四人沿著粟米林邊向農莊後面走過去。他們發現農莊到處都有守衛，戒備森嚴。農莊和林邊有著六七十米左右的空地，要有奇謀妙計，才可偷入農莊而不被發覺。到了農莊的後門地區，他們看見那裏有八個守衛。

沙爾葛見到如此聲勢，知道偷入農莊殊為困難，但他忽然福至心靈，低聲向莉娜問道：「我們這種麻醉槍的射程可以到達那些守衛嗎？如果可以，我們一齊發動，可以先解決四個敵人。因為沒有槍響，其餘四人不一定即時發覺同伴受到襲擊，我們有足夠時間發射第二發的麻醉彈。況且他們站崗得這麼近，極有可能被彈破後發散的麻醉霧迷倒，莉娜小姐，妳熟識麻醉槍的功能，認為是否可行？」

「我看過應用手冊，射程是大約八十公呎。但準繩度在七十公呎外會降低。麻醉彈擊中實物爆破時也有輕微的聲音，中彈的人會有被針刺的感覺，麻醉也並不是即時生效。不過沙爾葛先生的提議可行。我們要分配好目標。還要確定下一步的行動。」莉娜沉聲說道。

瑪斯蘭姬說道：「敵人暈倒後，我先跑過去大門。預計不需要十秒鐘。沒有甚麼變故的話，你們就跑過來，若然有意外，可要隨機應變。行動要快。」

莉娜分配好各人射擊的目標之後，從背包中取出四粒糖果，分給各人食用，並囑咐道：「這是麻醉藥的中和劑，先行服用可免在近距離開槍時吸入麻醉霧暈倒。注意的是麻醉針的射程只有十五公呎，卻一次可以連發四針，最適宜在建築物內應用。雪琳二姐受了傷，沙爾葛先生較少實戰經驗，跟在我和瑪拉後面較為安全。」

瑪拉是瑪斯蘭姬現在的名字，莉娜一直都用這個名字稱呼收養她的瑪斯蘭姬。

雪琳和沙爾葛點頭答應。不過沙爾葛心裏想，自己也是受過軍訓的，在阿富汗也服過役，不至於這樣膿包吧！

準備妥當之後，他們瞄準目標。每人兩發麻醉彈將八個荷槍實彈的守衛解決掉。瑪斯蘭姬隨即跑向大門，她身裁高大，跑起來會比別人快得多。只是八秒鐘，她就安全到了大門，這種速度可以參加世運。她檢視了四週環境，就打手勢叫莉娜等人跑過來。四個人會合了，一切都非常順利。

莉娜從行囊中取出五個小環，拋到地上，小環伸展開來，變成一條小蟲，向大門底的縫隙爬進去。莉娜操作著手機，面板就顯示門後的景象。

看見了這「玩意」，沙爾葛心裏就想，莉娜難道也是盧斯企業的人？是不是盧斯企業在國際刑警的臥底？真如依柏黛絲修女所言，盧斯企業可真是神通廣大！

當瑪斯蘭姬和莉娜檢視門後的狀況時，沙爾葛和雪琳就看守著兩側，以防農莊左右兩邊的守衛巡查到後門區而作出攻擊。

莉娜將門後的環境低聲告訴各人，並製訂了方案。

大概因為有眾多打手巡視和戒備，後門並沒有上鎖，給予了他們方便。瑪斯蘭姬飛快地打開了門，莉娜便發射了四枚麻醉針。門後是一條走廊，在走廊盡頭的兩個守衛中了麻醉針。瑪斯蘭姬一馬當先跑過去，守衛還沒有倒地時，她已經將他們扶著，以免發出聲響。走廊之後是個頗大的廚房，在一角正有四個黑衣人在休憩。黑衣人比普通守衛的警覺力高，聽到了腳步聲，發覺有了異況，其中一個舉槍指向瑪斯蘭姬，其餘三個人立即散開。瑪斯蘭姬用力一推，兩個暈暈欲睡的守衛被推向舉槍的黑衣人。黑衣人反應迅速，向側一閃，槍支依然瞄向瑪斯蘭姬，但瑪斯蘭姬已經不在原位，她移形换位，倏忽間就衝到另外一個黑衣人的側面，一拳橫打敵人鼻樑之上的頭骨，一串骨裂的聲音令人驚悸，中拳的黑衣人卻一聲不響地萎縮倒下。瑪斯蘭姬另一隻手揚起，金光閃處，第三個黑衣人的臉上就鋪上了一層像金粉的薄膜，迅時見到他露出極度痛苦的神色，面部肌肉變形扭曲，口卻不能張開，一點聲響都發不出來，雙手拼命抓著面皮，想將金膜拉下來，但拉下來竟是一條條臉皮，整塊面流滿鮮血，卻泛著朦朧的金光，恐怖駭異。尚存的兩個黑衣人見到如此境像，臉上露出無窮恐懼的神色，竟然一齊跪到地上，向瑪斯蘭姬膜拜下去。莉娜箭步衝到兩人背後，左右手同步向前一伸，兩支三吋長的銀針分別插在兩人後頸處。

聖女在波法來族中不但是族中的天之嬌子，備受尊敬，職責上她們是神廟祭師的左右手，熟習一切咒語和「法術」，就算族中的戰士都懼怕她們。瑪斯蘭姬在外面世界，曾擊斃了幾個追殺她的波法來族能手，用上了只有聖女才懂得的「法器」。輾轉傳說之下，在外面混飯吃的普通波法來族戰士，都害怕會遇上她。這兩個黑衣人看到同伴面上那一層封著了五官的金膜，就想起了傳說中聖女懂得用的一種惡毒「蠱」術，心膽嚇破之餘，不其然就膜拜下去。

瑪斯蘭姬一出手就是必殺之技，除了要速戰速決，就是要保護兒子。雖然沙爾葛受過軍訓服過役，但和這些有異能的亡命之徒搏鬥，危險性就很高了。

「囚犯在那裏？」莉娜冷聲問道。

這時殿後的雪琳和沙爾葛才衝入廚房。兩人都輕聲驚叫起來。沙爾葛的驚叫是自然反應。

雪琳在搏鬥上的見識卻比沙爾葛高很多。她依然驚叫一聲，是因為目睹了一種傳說中的殺人方法。在現代分類學上，應該屬於生物武器吧！

兩個波法來族的殺手，知道已經中了族中「神」針刺穴的「暗算」，絕無反抗能力。抗拒只會帶來無法忍受的痛苦。況且就算自己硬挺，同伴可會供出一切。

「在地庫！」兩人差不多同時說出來。其中一人指著一個角落的門，神色恐懼的說：「都在下面。」

莉娜左右手一拔，回收了兩人頸項的銀針，兩個黑衣人即時昏倒在地。她打開手機，畫面顯示五枚到處遊走的蟲型探測器所搜索到的視像資料。電腦除了建做了這個房舍的立體模型，還確立了所有「人畜」的位置，並加以有限度的追蹤。她指揮了其中一個蟲型探測器到地庫探測。

就在這一刻，他們聽到了槍聲。槍聲是從大屋前面傳過來。

莉娜和瑪斯蘭姬從手機的畫面上看到了段南山正和三個白衣人在一個大堂激戰，也聽到一些打鬥聲傳過來。跟著莉娜的電話手機收到萊斯短訊，他們蹤跡顯露，正和敵人在粟米叢中作追逐戰。

莉娜的面色變得憂慮，瑪斯蘭姬就叫莉娜去支援萊斯。

養子和養女在這次事件中，已經做了很多，瑪斯蘭姬不要她們涉險。兒子的朋友，理應由兒子和做母親的去救吧！

莉娜和萊斯以兄妹相稱，但其實沒有血緣關係。他們自少一同長大，一早就心心相印。雖然至今依然沒有名份，但是相親相愛和一般的夫妻沒有分別。

莉娜將三個手機分別交給各人，那是蟲型探測器的控制器，跟著她從原路退出，趕過去支援萊斯。這路程較遠，但阻礙卻少和較安全。

莉娜走了之後，瑪斯蘭姬吩咐沙爾葛和雪琳到地庫去救人。

瑪斯蘭姬和兒子擁抱一下，囑咐小心。她用心靈語和雪琳通話：「幫助照顧我的兒子！」

雪琳點頭，心內卻想瑪斯蘭姬為何帶著兒子，對手都是窮兇極惡的人物。瑪斯蘭姬彷彿知道她的想法，平靜地說道：「這都是他的朋友，他沒有臨危拋棄他們，做母親的更不能叫他這樣做，這是可愛的人性吧！」

雪琳沒有多想，左手從裙內一抽，亮出了一把蝴蝶劍，當先從一度下行的樓梯走向地庫。沙爾葛看著手機的畫面，跟在她的後面。

沙爾葛不是蠢人，也會害怕，他知道有生命危險，但要見死不救，他真的做不到。

瑪斯蘭姬知道一定要替段南山解圍，然後兩人聯手，膠著敵人的主力，雪琳和沙爾葛才可以有機會救出眾人。她見過段南山。他為了太太的惡疾，曾造訪過她任教的醫學院，探討 **STEM CELL** 這門生物技術的功効。她一見段南山就知道他是武術的大行家。而且他身裁高大。瑪斯蘭姬對六呎以上的亞洲人都懷有戒心，他們都可能來自波法來族。後來從莉娜和萊斯的口中，知道他原來是西門家這一次澳洲悉尼行程的保安主管，也負責保護西門詩妍。

瑪斯蘭姬正想打開另一度門，趕過去大廳幫助段南山，忽然一聲冷笑聲響起：「妳就是波法來族的聖女！那麼許願石也就在妳身上吧！」說話聲迴響遊盪，竟然無法斷定來人的位置。瑪斯蘭姬知道來了勁敵。她一腳踢在木門上，整度門就飛了起來，從通往大廳的狹長通道中直飛過去。她的人跟在木門後面撲向大廳。

通道盡頭處忽然出現一個穿著白色和服的人，正是那個被稱為「管事」的日本人。他一伸手就按停了飛過來的門板，門板定下來半秒不到，就爆破成無數碎片，一塊

兒如同天羅地網般疾打瑪斯蘭姬全身。瑪斯蘭姬左右手各劃了一個圓圈，大少破爛碎板就被一股無形的旋力捕捉著，團團的在她身前兩旁打轉，她的身形沒有停頓，已經很接近那個人。她左右手同時一翻，金銀兩色光芒直蓋那個人的面部。

「妖婦，讓妳嘗嘗自己『寵物』吞噬的滋味吧！」這個「管事」大喝一聲，發動神力，金銀兩色光芒反向射回。瑪斯蘭姬不禁驚叫一聲。

結界迷情

雪琳和沙爾葛從樓梯一步步走下去。

沙爾葛曾經到過澳洲，他記得一般澳洲的樓房都沒有地庫。農地遼濶，農舍面積大，就更沒有需要加建地庫用之儲物。這度下行樓梯有著很多級數，地庫建在很深的地下，怪不得一陣陣冷空氣從下面滲上來。

雪琳不旦感到冷，而且陰寒。

雪家本來是西門家的家臣。上一代雪家有一個叫雪風的獨子，他和西門家的一個女孩戀愛上，西門家的族長不容許這段婚姻。結局是一對戀人在西門波秘密協助之下逃出西門家的勢力範圍，去到國外生活。但雪風的父母則受到牽連受責，最終自殺身死。所以雪家和西門家有恩怨纏繞著。西門波掌管家族後曾兩次邀請雪家返回大家庭，但雪風始終放不下父母雙亡的怨氣。

雪琳三姐妹有一半西門家的血統，母親死前千囑萬咐女兒要保護西門家。西門詩妍是西門波的長女，所以雪琳三姐妹才不能置身事外，被捲入這次風波。

雪琳差不多踏到最後一級，忽然她「覺得」沙爾葛要她轉左。跟著她才聽到沙爾葛輕聲說「轉左」。她吃了一驚，將說話不經聲音傳出去，是一種古老的異術，沙爾葛不可能懂得。

「為甚麼樓上有重重守衛，地庫囚禁了人，反而靜悄悄呢！」雪琳心裏想著，眼和耳都在留心週圍的一切。

地庫的寒氣比樓梯間重得多，雪琳穿得很單薄，不其然打了一個冷顫。沙爾葛看到了，將上衣脫了，披在雪琳肩膊上。雪琳回身向沙爾葛點頭一笑，表示謝意。心裏卻想：「沙爾葛沒有搏鬥經驗，這件上衣會阻礙戰鬥。不過這位男仕倒真是細心的。」雪琳已經轉過身，沒有注意到沙爾葛臉紅了起來。難道他知道雪琳心裏的話語，還是因為美女的回頭一笑百媚生。

樓梯的右邊有一度打開了的門，見到裏面有冷暖氣機等的裝備。左邊卻是一條弧型通道，蟲形探測器顯示有幾度房門。但相信房門沒有門隙，所以探測器就無法進入察看是否囚禁著人。

雪琳沿著迴廊走了大約十五呎，根據探測器所構築的地圖，應該就是第一度房門，但兩邊都是板牆，地庫有小燈泡，有足夠亮度看得清楚。她再走了二十多呎，依然找不到一度房門。

雪琳知道這一定有古怪，就急步再向前走多二十尺。根據弧度計算，應該已經返回原來的樓梯口，可是她見到的依然是一樣的牆板。這肯定有古怪。於是雪琳回過頭想看看沙爾葛手機畫面的地圖，這一下她可是花容失色，後面那有沙爾葛的蹤影。

沙爾葛本來跟在雪琳後面，他最初也和雪琳一樣，只看到牆壁而看不到門戶。

他也覺得奇怪。他看著手機，明明指示是一度門啊！他本來想摸一摸牆壁，但雪琳越行越快，他可沒有這個機會。當雪琳起步急行的時候，那裏正應該有一度門，他實在忍不住，停了下來，用手摸到板牆上，他內心也不其然不停的想著：「這應該是一度門！」

忽然沙爾葛看得清楚了，這裏的而且確有一度門，還有一個門柄。他自然地握著門柄一扭，向裏面推開去，這度門就打了開來。忽然一股引力竟將他吸了進去，門也立即無聲地關上了。

沙爾葛嚇了一跳，用力穩定身體。還沒有機會看清楚週圍的環境，一個男人的說話聲就鑽入了他的耳鼓內：「你竟可以窺破佈下的結界，且看你的功夫是否一樣強，黑虜磨，你去將他變成『人偶』。」

說話聲剛完，一條高削的人影倏然出現在沙爾葛身前不遠處，一隻像鬼爪的長手閃電般抓過來。

危急之際，沙爾葛只憑直覺反應，上半身急速向地下彎曲下去，跟著手腳並用了幾個翻滾，非常狼狽的動作，卻險險避過一抓。這個叫黑虜磨的突襲者，跟隨而上，一腳就踢向沙爾葛。沙爾葛知道翻滾之勢已盡，他也不理會敵人的準確位置，一直執在手中的麻醉槍就向黑影發射。黑虜磨反應真快，在這麼短的距離，竟然可以將腳一扭，踢出的方位竟改變了，腳尖已經打中射出來的麻醉彈針。由於他的速度實在太快，麻醉彈竟沒有即時爆破，而是橫飛了幾呎才破開，放出裏面無色無味的麻藥。

在這一瞬間，沙爾葛看到了敵人的模樣。

黑虜磨只穿了一條黑色內褲，頭部纏繞了厚厚的紗布，並染滿了鮮血，面部有著多條血紅色的新鮮傷痕，赤裸著的身軀處處都是醜陋駭人的浮腫傷疤，還有他的上身，不同的部位插了十數支的長長鋼針，抖顫之間發出妖異的光芒。

「不要作嘔，很快你會變成他的模樣？」那個語音又鑽入耳鼓內。沙爾葛嚇了一跳，一股恐懼的感覺令他打了一個冷顫，手也竟然震抖起來。

也不知那裏來的力量，沙爾葛用盡全力，將手指再按動槍掣，第二個彈針向著怪人的面部射去，但黑虜磨將手一撥，竟然將麻醉彈打開，在幾尺開外爆破。他發出陰晦的獰笑聲，踏前一步，一腳飛快踢出，將沙爾葛手中的麻醉槍打飛出去，再一腳踏向沙爾葛小腹。

沙爾葛雙手用力爬地，勉強將仰臥的身體向後一移。黑虜磨的腳緊緊踏空，離開他的下陰只差一線。強大力度的撞擊竟踏裂了地下的石塊，碎片和塵垢在沙爾葛面前飛舞起來。沙爾葛被如此聲勢嚇得腦中一片空白。黑虜磨另外一腳又向沙爾葛踏過來。沙爾葛的本能反應令身軀再爬後一步。其實這並不可以避開黑虜磨快如閃電的動作，但黑虜磨意在玩弄這個獵物，耍獵物驚怖絕倫，而最後全盤放棄反抗的意念。他並不要踏死這隻「螞蟥」。

幾腳踏「空」之後，沙爾葛已經退到一度門的旁邊，正是退無可退，瑟縮在那裏等待最後「判決」。黑虜磨忽然低下身瞪著他，沙爾葛看到他的眼睛，那裏空空洞洞，但一種毫無生氣的「奴性」，竟像實物般不覺地流入沙爾葛的眼神內，再流入每一顆思想細胞內。沙爾葛的心智差不多完全被征服。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把劍刃竟從板牆後穿過來，從沙爾葛頭頂側邊斜伸過來，飛快地插入黑虜磨的喉間。黑虜磨整個人一震，發出低沈的嚎嚎怪聲。沙爾葛突然清醒過來，看到咫尺間那張驚怖的面孔和那把還插在黑虜磨喉嚨的利劍，他下意識

地一腳就踢在黑虜磨的小腹上。黑虜磨被踢得向後倒退。劍刃離開他身體時，一度鮮血湧噴出來，灑在沙爾葛的面和身上。那把劍刃立即被揪回，跟著砰的一聲大響，沙爾葛身旁的門竟被整個踢破飛起，雪琳手執染上鮮血的蝴蝶劍衝了進來。

當沙爾葛打開那度門時，一個蟲型探測器竄入室內。雪琳不見了沙爾葛，萬分焦急，她拿出了莉娜交給她的控制手機，就看到了操作系統構築的地圖及稍後沙爾葛涉險的視像。就靠這些資料和一些運氣，她及時出其不意殺了功夫不比她弱的黑虜磨，救了沙爾葛的性命。

雪琳看見鮮血染滿了沙爾葛全身，坐在地上只呆望著自己。以為他受了傷，方寸一亂，立即俯身去查看他的傷勢，沒有注意到危機還是四伏。

「沙爾葛，你那裏受了傷？」雪琳嬌聲說道。

雪琳一早就認出沙爾葛就是她手下迷昏的其中一人，心裏本就充滿歉意，這次自己保護不力，真是難辭其咎。

雪琳的年紀比沙爾葛大，但她生得漂亮性感，處處顯出成熟女人的誘惑力。沙爾葛從險境中看著的惡模惡樣，忽然轉成性感愛神，難怪不傻痴痴地望著雪琳。

忽然沙爾葛的眼神變更，瞳孔收縮，雙手飛快抱著俯身的雪琳，就向側翻滾過去。跟著彩光一閃，一柄耀目大刀砍在兩人身側的地面，發出鏗鏘巨響和濺起連串七色火星。

雪琳裝扮性感豔麗，當然引來狂風浪蝶，但為了某種因由，人到中年，依然小姑獨處。沙爾葛身上雖然濺滿鮮血，但究竟是個英俊成熟男人。雪琳被他突然抱著，冰冷的肌膚享受到一種暖洋洋的異性溫煦，登時覺得軟綿綿的全身乏力，在幾秒鐘內沒有能力對攻擊作出反應。

那把怪異大刀沒有手柄。也沒有人手持著它。它像一把飛刀直飛過來，然後轉向砍下來。不過至為怪異的還是刀面上發放出一種怪異霞光，幻變無常成各色各樣的影像，令人迷惑。

沙爾葛呆望著吸引了他的雪琳時，他忽然「感覺」到她後面遠處有個影子，手一擲就飛出這一把「玩兒」。沙爾葛的潛在異能是不是正在發展中。

雪琳和沙爾葛還在「擁抱」中，一聲淫笑聲鑽入了兩人的耳內：「好啊！我正要一雙『狗男女』做我的『人偶』。」

那把插鑲在地上的「幻光魔刀」竟然自己「拔」了出來，轉向側面的兩個人又砍下來。雪琳聽到了「狗男女」幾個字，面都紅起來，反而清醒過來，一把推開了沙爾葛，蝴蝶劍出手，一劍挺著大刀。

沙爾葛的母親講解過波法來族戰士的特異能力，但如果不是親眼看見，沙爾葛還是不會相信世上真有這些「法術」。

一把沒有人執著的大刀會自己懂得去砍人，它還會影出魔術般的畫像。

那把大刀的壓力很大，雪琳雙手把著劍，都依然被它越壓越低。她的左肩本來就受了傷，現在用力過度，傷口再次破裂，鮮血滲了出來，流落到她半露的胸脯。不過肉體上的殺傷力，還是及不上那把魔刀對心智的煎熬。

刀壓在雪琳臉兒之上幾吋，魔幻的霞光迅速竄入她的眼簾，流向她的靈魂之窗，征服她的自由意志。一種無法滿足的愛慾開始在腦海某處翻飛湧起，逐漸佔據她的所有意識。她要得到滿足，就得服從，就得變成奴隸。

沙爾葛看到雪琳危急，想盡辦法去解救。但當他看到雪琳雙頰變成桃紅色，聽

到她沉重喘氣聲中帶有聲聲鉤人魂魄的嬌嗔，熾熱身軀發放著誘惑的氣息，沙爾葛變得目定口呆，只想整個人撲過去緊緊抱著雪琳，然後....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時，這個鬼地方中的所有電燈突然完全熄滅。魔刀的光芒瞬間相對地變得刺目難耐，雪琳的頭腦頓然清醒過來。而沙爾葛所見到的雪琳也回復了「正常」。

沙爾葛在剛抵達地庫時將外衣披在雪琳肩上。外衣在兩人翻滾時跌在地上。他立即挑起外衣，雙手摺疊了幾重，然後撲過去握著大刀，就拼命向後拉。

兩人合力只是勉強令刀不再下壓，但形勢依然危急。突然，大刀下壓之力消失得無形無蹤，雪琳向上推，加上沙爾葛向後拉的力，刀背就重重向後打在沙爾葛的身上，將他打翻在地上，大刀脫出了他的手掌，再一次向雪琳砍下去。

沙爾葛胸腹一陣劇痛，五臟六腑都像翻了起來，但他屁股卻剛好壓著那把被黑虜磨打落了的麻醉槍。他一手拿了出來，心血來潮，就連續向四週發放了剩下的六發麻醉彈。他再一翻滾，就到了雪琳旁邊，一手就向雪琳開高叉的裙內伸過去。

雪琳正在死力撐著那把要命的魔刀，奇怪沙爾葛在危急存亡時也想著這「玩兒」，內心卻一點兒也沒有抗拒。但沙爾葛的手迅速伸回來，手裏已拿著雪琳收藏在裙內大腿處的麻醉槍，再連續向週圍發射了所有的麻醉彈，跟著再將餘下的麻醉針連發出去。

這時雪琳已經明白沙爾葛做甚麼了。敵人用異能佈下結界，隱藏了身處之地，但卻一定在這廳堂內控制著魔刀。這地方不太大，如果有足夠數量的麻醉彈爆破，敵人不防那是無色無味的迷藥，就一定會被迷倒。難得的是他原來這麼注意著自己，知道莉娜給她的麻醉槍收藏在那裏。「胡思亂想」到這裏，雪琳注意到魔刀的壓力逐漸消失，幻光熄滅，最後大刀竟自己跌在地上。四週頓成黑漆一片。

雪琳呼了一口大氣，腰腳一彈，人就站起來。沙爾葛跟著也站了起來，他拿出蟲型探測器的手機照明，這時候才看清楚這地方的一切。不遠處三個人倒臥在一塊，走近一看，沙爾葛大喜若狂，依柏黛絲和協利斯爾都在那裏。另外一個漂亮女人，樣貌和穿著跟雪琳一模一樣，應該就是雪心大姐。

雪琳拿下一件髮飾，抽出一支三吋長的金針，飛快地刺了三個人的幾個穴位。三個人悠悠醒轉過來。雪琳擁抱著姐姐，沙爾葛則擁抱著協利斯爾。雪琳三言兩語將情況說明，各人知道危機還是沒有過去。敵人中了迷藥，還是可以從容退走，是個可怕人物。

雪心和依柏黛絲體內的麻藥是剛才打進血液的，人雖然清醒，但力氣還未恢復。雪琳要沙爾葛扶著姐姐，叫較為完全恢復體力的協利斯爾扶著依柏黛絲，自己拿著蝴蝶劍，一馬當先從破洞中走了出去。

協利斯爾和依柏黛絲走在最後。當協利斯爾步出破門時，他嚇了一跳，沙爾葛和雪家姊妹都沒了蹤影。他頓了一頓，不敢再踏出一步，若不是還扶著依柏黛絲，協利斯爾會以為自己還在惡夢之中。不過他隨即覺得右手一空，本來扶著的依柏黛絲也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冷汗滲了出來，濕透了衣衫，竟發覺自己並非站著，而是單獨躺在冰冷的地上，剛才確是發了一個夢？

「西門詩妍呢？要救她！」心裏想著，協利斯爾就站了起來，發覺身處在一個圓型的大堂，四面都是灰朦朦的牆壁，頭頂也是一片灰朦朦，也不知燈光怎樣透進來。只有一度門。他走近，打開了門，是一條彎形樓梯，見不到上面有盡頭，但有光芒從

那裏揮灑下來。

「那是出路，出去了才找西門詩妍吧！」

他一級級向上走，才走了十幾級，剛轉了一個彎，一個人影忽然出現在上面，堵截了大部分的光線。協利斯爾定神一看，嚇了一跳，竟然是分別多年的老爹，但樣貌跟當年他離家出走時一模一樣，就連那晚他忿怒的面容都保留著。

老爹的身型逐漸變大，就像他孩童時代看到的一樣，慢慢整棟樓級都消失了，只有老爹還在那裏，龐大得他沒法可以通過。一股洪荒年代的怒氣忽然湧上心頭，他拔足發狂向上跑，一撞就穿過了老爹的身軀。老爹於是消失了，梯級亦沒有了，四處茫茫，沒有出路，沒有目標，孤伶絕望的感覺慢慢在身體流動，寒冬中，他在黑暗街角瑟縮和顫抖。饑餓和疾病，就是連成年人都可擊倒，何況一個孩童。這時侯，奇利一雙溫暖有力的手伸過來，將他從深淵中領出來。於是他就跟在後面走，在一個影子覆蓋之下。慢慢他聽到黑暗的兩旁有噁噁喳喳的細語聲，他向兩旁望過去，只見到朦朧的影子在顫動著，他害怕鬼怪，緊縮在影子的內面。但他自己的身形逐漸變大，前面影子相對變少，最後光芒灑入眼簾，他看到了兩邊，嚇得大跳了起來，有一個個巨大的頭顱在看著他，竟都是老爹的面容，他尖叫著從影子中跳了出來，奔到前面去求救，他看到了奇利的面，但那迅速的也變成了老爹的樣貌，他也聽清楚那些唧唧的語聲，竟都在嘲笑他沒法獨立，一切都在老爹的監控中。

「以為在走自己的路嗎？嘿嘿！以為在走自己的路嗎？嘿嘿！以為在走自己的路嗎...」聲音越來越大，令到他的頭腦爆炸了。就連對面的「奇利」也在重覆著同一句話語，他四處奔逃，但處處都是老爹的龐大身形。忿怒和恐懼將他推到邊緣，他手裏忽然多了一把刀，他用力刺入了「奇利」的心窩。所有聲音突然停止，所有老爹的幻象消失，奇利倒在血泊之中，口張開來，想說些甚麼。協利斯爾看見自己滿手鮮血，但還是將奇利扶起。奇利抬頭，用盡全力說道：

「你老爹說：『我可以失去孩子，但我不要世上多一個壞人，我相信你可以帶好他，給他能力走自己的路，保護所愛的人...』，從來沒有大人物這樣信任我，協利，你一直做得很好啊！我沒有失信...」奇利咳嗽起來，無法說下去。

「可是我殺了你！」

「傻孩子，你怎會殺我，你忘記了嗎？我是死於槍傷的！」

「可是刀還在你的胸腔！」

「那裏有刀！」奇利的頭低下來，胸膛流了一大片鮮血，但卻沒有甚麼刀。

他痛心得緊閉雙目，但仍然流下了淚水，他緊握著奇利的手，手由暖變冷，由冷又慢慢變回溫暖，他感覺四週的黑暗慢慢褪下，又有了光線，協利斯爾打開眼睛，竟感覺握著西門詩妍的手，而另外的一邊竟是依柏黛絲，她握著西門詩妍另外一隻手。

依柏黛絲第一句的話就是：「你有沒有做一個怪夢？」

這一晚發生的事，協利斯爾到死時都不明白。

最後一戰

現在外界有很多關於波法來族的傳言，有些是瑪斯蘭姬故意製造的。

波法來族祭師和聖女的秘密武器具有小生命，一旦開啟激活，必需進入一個宿主。如果被攻擊的人能力強大，「武器」中的神秘生命體不能進入，就會回噬施放者。如果得不到宿主，它們就會迅速死亡。這個傳言掩蓋了波法來族生物武器的真貌。

瑪斯蘭姬十八歲走出原始大森林，跟著丈夫過了幾個年頭的危險歲月，每每靠死戰逃出生天。之後的近三十年間，為了保護自己和兒子，改名換姓，隱伏於大城市中，但從未放鬆操練，更和多個追尋到她的異能戰士作殊死戰鬥，所以作戰經驗極為豐富。

她灑出的金銀兩色金屬微粒，只是普通暗器，意在試探對手的實力，跟她用來對付先前那個黑衣人的武器並非一樣。她驚叫的原因有二。飛出去的微粒沒有附上任何異種力量，但逼回來的東西卻有了「生」的氣息，對方是使用靈力的能手。他不旦可以將暗器逼回，還附加了一點「東西」。

她驚叫的另一原因是製造錯覺，對手以為自己被攻得措手不及，會不自覺疏於防範。被敵人低估總是一種優勢。

瑪斯蘭姬的「念」力發動，依然在她兩旁團團打轉的木門殘骸就加速向前湧飛出去，在她面前形成一道旋渦屏障，金銀兩色光芒非旦不能越雷池半步，還被旋渦帶動轉飛回去。

這時兩人短兵相接，一絲疏忽都有生命危險。

截擊瑪斯蘭姬的「管事」也是一愕，想不到她的反擊這樣快。他被逼後退兩步，同時他雙手一揚，兩團熾烈火焰迅如電光射向前方，洶湧過來的木料立即著火燃燒，高溫火球捲向瑪斯蘭姬。

瑪斯蘭姬用念力尖喝一聲「唉爾他，透厄」，同時立即後退，火焰攸然被僵在原地，然後向上猛衝而去。天花板的一雙電燈首先砰聲爆破，火勢再向四週湧開去，消防灑水器即時啟動，頓時兩人之間像隔了個水簾洞，煙霧水氣瀰漫，消防警報器也響了起來，倍增戰場的壓力感。突然一顆爆破電燈的插座閃出電光火花，其他電燈跟著熄滅。本來顯得迷離的境界頓成黑漆一片。

瑪斯蘭姬心裏奇怪，怎麼可能這裏所有的電燈同屬一條電路。但機會來了，因為波法來族的祭師和聖女天生有夜視能力。瑪斯蘭姬疾衝而上，手中揪出麻醉槍，瞄準敵人就發射。

敵人也是個好手。雖然眼睛不能適應暫然的黑暗，但是他的聽覺已發覺瑪斯蘭姬衝過水簾，向他直撲過來。他看不清楚瑪斯蘭姬的招式，不想冒險，用靈力佈防全身，並向側邊一閃，已經離開廊道的出口。瑪斯蘭姬那許錯失良機，箭步標前，已經衝出通道，進入了廳堂，瑪斯蘭姬不旦眼觀六路，同時耳聽八方。一把東洋大刀正從側面向她當頭劈下。

瑪斯蘭姬將念力注入麻醉槍支上，向上一擋，槍幹和大刀碰撞，發出鏗聲音響和一串火星，電光火石間，「管事」看到瑪斯蘭姬另一隻手，正持著一把「劍」刃會變形的古怪武器，靜悄悄的快速橫削過來。他怪叫一聲，撤回長刀，單腳向地面重踏一下，整個身軀向後急彈而去。瑪斯蘭姬得處不饒人，麻醉槍連發四下，封死了敵人所有閃避的方位。

這位「管事」其實是個能手，差在全屋突然變成黑漆一片，無法視物。這個農莊所有窗戶在內面釘上木板，防備敵人窺探和偷襲。本來設有後備發電機，但竟然不能啟動。這種技術失誤，令到戰果改觀。

「管事」沒法看清楚瑪斯蘭姬發出何種暗器，他將靈力佈滿四週，手中長刀舞得風雨不透，四枚麻醉槍彈俱被擊破爆裂。瑪斯蘭姬看得清楚，人「劍」合一，快如電奔，直擊敵人胸口。「管事」聽到衣衫破空之聲，猜到攻勢，準備橫跨一步，長刀劈斬而下。但當這緊張時刻，他頭腦有種暈眩感覺，一怔之下，其中一隻握刀的手一陣劇痛，瑪斯蘭姬的「劍」尖已經洞穿它的脈門，餘勢直插他的咽喉。「管事」忍痛全力將手橫撥開去，劍尖失準，在他肩上刺空，他另外一隻手握拳成拳，注滿靈力，橫打瑪斯蘭姬的頭顱，可是他吸入的麻醉藥已經發作，速度大打折扣，拳頭被瑪斯蘭姬側頭避過。瑪斯蘭姬將劍刃拉回，一股血泉湧灑出來，她的一隻腳已經踢中對方，頑敵踉蹌後退幾步，終於倒地不起。

瑪斯蘭姬左手將麻醉槍插在腰間，一個轉身，準備加入段南山那邊的戰鬥。但她卻看到了段南山擊敗三個白衣人的最後過程。她的神經立即再度收緊，她一直的懷疑竟成事實，段南山龐大的身形直撲過來，大聲喝道：「妳就是那個『聖女』！交出許願石！」

當瑪斯蘭姬仍在廚房的時候，她經莉娜的手機視像，發現段南山正跟三個白衣人激烈戰鬥，雖然當時段南山並無敗象，但卻是處於下風，漸漸失去主動。當她趁全屋一遍漆黑衝入大廳時，她發覺段南山已經受了點輕傷。但就在她擊倒對手的同時，段南山卻顯然神奇地反敗為勝。她轉身後就看到了段南山用了波法來族的異能，還是極為高級的一種。段南山來自波法來族，他一定看到了自己的「靈蛇」，那只有波法來族聖女擁有的武器。

段南山的人還沒有撲到，瑪斯蘭姬就看到無數細如牛毛的小針疾射過來，還有一種寒風撲身的感覺，「牛毛」的數量而且不斷劇增，最後好像一個天幕罩下來。

瑪斯蘭姬立刻記起了一段紀事。

大約一百二十年前，族中出生了一個超級戰士。順理成章他要與當時的聖女結合。但這位戰士有他的心上人，於是就和愛人逃出波法來族。神廟的祭師命令聖女去追捕兩人。結果在大森林的邊緣和戰士展開決戰。戰士的能力稍遜聖女，結果落敗。但聖女對戰士的從一而終有所感動，放兩人逃走。但卻對戰士下了魔咒：你和你的後代在有光芒的國度，都無法使用波法來族的異能。

段南山是這個戰士的後人。所以在全屋黑漆後，他不但能夠視物，更可以使用平日沒法使用的異能，擊倒三個敵人。

將空氣中的水份抽取出來，冷凝成堅硬如鋼的冰針，便是當年這個戰士的一項絕藝。但經過幾個世代的遺傳，瑪斯蘭姬覺得這種異能的威力遠不如傳說中厲害，但由於她自己已經走到生命盡頭，沒有體能使用許多絕技，如果應付不當，這無數的冰針依然可以置她於死地。幸好，她洞悉了段南山的來歷。

如果瑪斯蘭姬不動用她的武器「靈蛇」，段南山不會知道她是聖女，就不會想到要搶「許願石」，也因為知道她是聖女，一攻擊就用上了遺傳下來的獨特異能，而給瑪斯蘭姬知道他的來歷和弱點。一切都有因果。

「許願石就算救得你的太太，但代價是你將失去你另外的所愛，可能是你女兒，可能是你外孫，值得呢？」瑪斯蘭姬一面叫道，一面後退。左手掏出了電話手機，畫面的光芒在黑漆中如同明燈，那度覆蓋而來的冰針大幕頓然溶化。瑪斯蘭姬的「靈蛇」化成無數扭曲的劍刃，飛刺依然撲過來的段南山。就算沒有了異能的段南山，依然是個危險和致命的敵手。

段南山並沒有後退，他大喝一聲「堅」，手執成拳，飛快地打在「靈蛇」的劍刃上，他的拳頭竟如同精鋼，碰撞時爆出無數火星。

瑪斯蘭姬冷靜叫道：「原來你學了密宗黑教的法術！」

瑪斯蘭姬念力發動，「靈蛇」轉剛為柔，段南山的兩個拳頭竟被「靈蛇」纏附包捲了起來。段南山再喝一聲「斷」，雙手向左右開分，要扯斷「靈蛇」。兩種「神」力正膠著爭持中，瑪斯蘭姬一腳踢向段南山的下盤，跟段南山踢過來的一腳碰過正著。反撞力將兩個人彈開。

段南山後退的地方正有一把白衣人跌落的長刀，段南山一腳將它踢起飛向瑪斯蘭姬，阻止她繼續近身攻擊和補充「靈蛇」的念力。他同時低頭向受制的雙手再大喝一聲，雙手再度左右攤開，「靈蛇」終於被他扯斷，化成無數斷肢飛回瑪斯蘭姬的身旁。

瑪斯蘭姬左手一拍疾飛而到的長刀，刀變得向側飛了開去，深陷在牆壁上。她的右手同時劃了幾個弧圈，「靈蛇」的斷肢又變回原來一體的面貌。兩人交手只有一刻，都知道擊倒對方並非易事。大家凝視著對方，等待下一個出擊的好機會。

農莊外的槍戰還在零星持續著。瑪斯蘭姬想到的是，萊斯和莉娜正牽制著外面的守衛。段南山則以為是自己的親信在外面發難。但兩人都覺得有些不合常情。農莊停了電，內裏發生劇鬥，外面的守衛總不能一無所覺，沒有一個人進去看看。

大堂中只有瑪斯蘭姬的手機發出光芒。但兩人僵持過久，手機自動關閉了畫面，霎時降臨的黑暗重啟戰鬥。段南山等候的就是這個時刻。他一腳踢起臥在旁邊一個被擊斃的白衣人，雙手按在他的背後，這個白衣人就像有了生氣一樣，向前衝向瑪斯蘭姬，而從他前面身軀的傷口，則散漏出無數黑色血雨，如利箭般急射瑪斯蘭姬。

瑪斯蘭姬一早就盤算到，手機面板熄滅的那一刻，正是段南山運用異能出擊的時刻。所以不到兩秒鐘內，她手指已按在手機面板上，重新令畫面燃起光芒，祈望能夠破去段南山的魔幻攻擊。但段南山也是深思熟慮之人，他需要的只是一秒鐘。他腳踢白衣人的那一刻，異能已經將白衣人的全身血液變成奇毒，他手按白衣人的那一下，用的卻是密宗黑教的技藝，所以光線無法破解。況且他如影隨形地跟在白衣人身後，隨時都可發出第二輪的攻勢。

瑪斯蘭姬的身體忽然快速地旋轉起來，射到的黑色血箭竟被捲入旋渦之中，只能圍著她的身體團團轉動。但白衣人的屍身在段南山魔法趨動之下，瞬息間以迅雷之勢衝入旋渦之中，雙手將瑪斯蘭姬轉動著的身軀抱著。黑血立即濺溢而出，覆蓋著瑪斯蘭姬的全身。

段南山看到瑪斯蘭姬已經被制服，就沒有再發出第二輪的攻擊。但電光石火間，一個念頭湧上心頭：「聖女怎會如此容易受困？」他急速向後疾退開去。

同一時間，瑪斯蘭姬的身體忽然噴湧出十幾股猛烈的火焰，將白衣人的身體推撞回去，著了火的殘骸和黑血跟著反撲段南山。雖然段南山在最後一剎那間向後急退，但依然被毒火燃著，他怪叫連聲，倒翻了一個斛斗，撞向其中一個窗戶，釘上薄板的窗門竟被撞破一個大洞。就在段南山即將逃出大堂這一刻，瑪斯蘭姬突然出現在窗旁，「靈蛇」成形為刀，斬向段南山的頭顱，段南山跳窗之勢快如電奔，但撞破窗戶仍有一挫，他伸右手一擋刀刃，整條手臂就被斬了下來，他著了毒火的身形卻穿過了窗洞。

在手機自動關閉了的那兩秒鐘內，瑪斯蘭姬也做了點手腳。她也踢起了倒昏在地上的「管事」，佈下一個幻影結界，「管事」在微弱光芒下就變成了瑪斯蘭姬。轉動

的身形加上段南山隱身在白衣人屍身之後，也就更不易覺察。在通道中與「管事」拚鬥時，瑪斯蘭姬察覺到「管事」身上藏有火彈和他燃點的方法，於是也給她利用了。她隱身在結界裏，本來想施暗算殺掉段南山，但事與願違，只廢掉他右手和嚴重燒傷他。

這是瑪斯蘭姬最後一次的戰鬥。

這個時候，通往廚房的通道傳來微弱的腳步聲和手機面板的光芒。雪琳，雪心和沙爾葛跟著走了出來。

瑪斯蘭姬看到雪琳和雪心生得一模一樣，就知道雪琳找到了孿生的姐姐。但沙爾葛的朋友卻一個都沒有著落，於是就問道：「找不到其他的人嗎？」

「本來找到了協利和修女，但一下子他們都不見了！」沙爾葛搔著頭說道。

「地庫佈置了古老年代被稱為迷魂陣之類的東西，有本領高強的人在趨動，不易對付！」雪琳補充說道。

「這裏的敵人都解決掉了，我下去地庫看看。」瑪斯蘭姬正想重返通往地庫的廚房，樓上就傳來腳步聲，還有些手機面板的光芒在閃動，瑪斯蘭姬打了一個手勢，她和雪琳關掉手機，眾人避到樓梯之後靜觀一切。未幾，沙爾葛看見協利斯爾抱著一個人從樓級走下來，後面跟著依柏黛絲修女。他高興得跑了出去，大叫道：「協利，你沒有事了，真好，啊！這是西門詩妍，你和修女怎麼樣找到她的？你和修女剛才為何失了蹤？你們去了那裏？」

這一連串的疑問，協利斯爾也是一頭霧水，並不能夠回答。

這時候，外面響起了很多警車的響號聲。瑪斯蘭姬不想跟警方打交道，她吩咐了如何應對警方的查問後，便和雪家姊妹一塊兒從後門撤走。未幾，策斯和莉娜領著眾多軍警衝了進來。

尾聲

在軍警還沒有趕到農莊時，農莊屋頂上有一男一女乘上一個飛行器，向著田野飛馳而去。後面的女人有著一把金色長髮，隨著迎面吹來的和風而向後飛揚。她伏在駕駛員的背上，呼吸氣息暖著男人的頸項，非常豐滿的身段壓著男人的背脊。男人顯然在享受著這種午夜後的溫柔。忽然女人輕聲負氣說道：「我以為你專程來找我玩的，卻原來是來找我救人！你可捧得很，一次過救了舊情人，老朋友的兒子和新朋友的女兒。」

男人似乎慌了，飛行器也頓了一頓。

「我劈天誓願，早到一天都是想讓你驚喜一下，沒有異心。妳可看到一切發展，都是碰巧啊！」

「你們男人的誓願，我可領教多了，都是吹牛。你以前不是說娶我嗎？」

這個嚴重的題目似乎觸著了男人的痛處，他一下子答不上來。

「我早就知道，以前我沒有答應你，這一輩子你是不會要我的！」女人幽幽地說道。

「不是這樣的！」男人趕緊的說。

「愛麗絲，現在一切跟我們年青時都不一樣了。妳知道我過去一年內已經三次險些被人綁架嗎？這些人只要知道了妳，妳的自由就是賠出去了，安全隨時都受到嚴

重威脅。」

「我可以保護自己，還可以保護你！今晚你看到了，我的力量又強大了。」

「我看到了。妳可以集結敵人殘留下來的結界能源，重新整理成為己用，強逼協利和修女面對自己生命中的黑暗部分，對他們將來總是有好處。多謝妳！」男人一停，繼續說道：「但是無論妳能力多大，妳無法戰勝這麼多壞人啊！還有妳的家人呢？妳的敵人對付不了妳，就會找上他們，用傷害他們去逼壓妳。」

「那麼你呢！你不怕嗎？」

「我孤家寡人，有甚麼好害怕，只要妳開心和安全！」

兩人沉默了一刻，還是愛麗絲先開口：「今晚我真玩得好開心！你怎麼想到切斷電源呢？」

「『舊情人』的底子我怎麼會不知道？瑪斯可以夜視，在黑暗中作戰總是對她有利，就是想不到那個大塊頭也是波法來族人，瑪斯年紀大了，差點著了他的道兒。」

「你不去跟她打個招呼？總是『舊情人』呢！」

「這只是我當小伙子時的一廂情願吧！」

「我看瑪斯教授就是知道的。」

「怎麼會呢？」

「只要看到你那色迷迷的小眼，在上課時盯著漂亮的瑪斯教授，每個人都知啦！」

「真是千古冤案，當時我可是色迷迷地望著妳啊！」

愛麗絲被逗得嬌笑了起來，男人也於是忍不住大笑。兩人的笑聲隨著晚風遠遠的送了出去。

在地面上，瑪斯蘭姬和雪家三姊妹正在漫步。她突然停住了腳步，彷彿聽到了飄遠的嘻笑聲，她轉身向上望去，在皓月裏隱約看到飛翔的一雙男女。瑪斯蘭姬心裏忽然有股甜蜜蜜的感覺。

「他終於還是會來，無論正在和誰在一起！」

X

X

X

農莊內外都有屍體，昏厥倒地的打手就更多。沙爾葛等人將所有殺戮都推到段南山和他手下的身上。手機上有段南山和三個白衣人火拚的錄像，警方找不到其他線索，也只好勉強相信。況且許多醒過來的守衛，經過查證和審問，都多多少少有罪案紀錄，而且也都承認這是一個綁架行動。

X

X

X

一個月之後，沙爾葛和母親來到南非南部的一個漁港。他們租了一隻小艇，開到海灣的外面，瑪斯蘭姬拿出許願石，用一塊大石頭將它打碎，然後將碎片灑到大海裏面。瑪斯蘭姬說最初來到這個海灣，它還是一片荒蕪。她砍了樹木，將丈夫屍身焚化，用石頭將骨頭打成粉末，又編織了一個木筏，划到海灣外面，將愛人的骨灰灑到大海裏面。她囑咐沙爾葛在她死後，火化了身體，灑到同一個海面上。

沙爾葛陪伴著母親，一直到她幾個月後離世。在她過世前幾天，她對沙爾葛說，再沒有許願石了，在遠方波法來族的最後一顆許願石剛剛被一個聖女許了願。

瑪斯蘭姬死前一天，將一個電話號碼和密碼給了沙爾葛，說道這是盧斯的絕密聯絡處，危難時可以找他。瑪斯蘭姬又說那個晚上，曾用短訊請盧斯幫忙。盧斯和一個朋友到了農莊。那晚戰鬥時往往轉危為安，事後推測，應該是盧斯的傑作。瑪斯蘭

姬死前還告訴沙爾葛一個秘密，盧斯曾經追求過她，她好想去愛他，但自己仇家太多，不能夠連累他。瑪斯蘭姬說盧斯是個好有趣的人，個人感情豐富到瀉出來！

瑪斯蘭姬在甜蜜回憶中過世。

將母親骨灰灑到海上後，沙爾葛悵然返回開普敦。他和雪琳和雪心會合。雪琳一見面就說緬甸有大新聞，軍政府宣佈改革政治，釋放軟禁多年的昂山素姬，將逐步將國家政治民主化。

「是不是許願石的法力呢？」沙爾葛可是沒有機會再想下去，雪琳和雪心的朱唇已經碰了上來，兩個美女發放不同香水的芬芳已經迷魂了他。

雪琳告訴沙爾葛，她們姐妹兩個人心意感受相通，發誓只嫁同一個人。

X

X

X

同一個時間，依柏黛絲和一個小女孩子，來到倫敦近郊的一個墳場吊祭。墓碑上刻著「川琦毛莉絲泰爾摩」。根據教堂的那個黑衣人死前交給她的電子晶片資料，她在一個銀行保險箱裏面，找到了外孫女的出生文件，也找到了女兒毛莉絲的出生文件，上面母親那一項寫上了自己的名字。依柏黛絲跟著去到一個孤兒院，用這些出生文件領回了黑衣人和自己女兒毛莉絲所生的女兒。她的生命有了重大意義，她發誓要好好地將這個女孩子帶大。

在農莊的地庫，依柏黛絲清醒之後，頭腦還是渾噩。後來她像發了一個夢，透視了生命中的幾個黑暗時刻，人生可有了新的覺悟。不過她不明白，為甚麼夢醒時竟會和協利斯爾到了農莊二樓的一個房間，而西門詩嫣就躺在床上，地上躺著兩個昏倒的白衣人。她隱隱約約覺得那個晚上一定還有其他高人幫忙。

X

X

X

一年之後，一個極隆重的婚禮在台灣花蓮市舉行。全球最大慈善機構善世會的執行董事西門波的女兒和盧斯人文基金主席亦利亞多的兒子協利斯爾在善世會創辦人祝福下成婚。當日，亦利亞多的摯友，亦即是盧斯企業的創辦人盧斯亦是証婚人。當西門詩妍見到盧斯時，她差不多真要驚呼出來，他就是那一晚在公路上救過她的男人。盧斯的細少眼睛向準新娘眨了幾下，好像再次提醒她不要洩漏那一晚見過他的事。西門詩妍聽父親說過，盧斯一向是孤家寡人，沒有帶過任何女友出席過宴會。那一晚那個身裁豐滿的金色長髮女人應該是盧斯的神秘情人？西門詩妍沒有對任何人說起過那晚的事，事實是她想忘記得一乾二淨，她一想起來就打起冷顫，從心底深處裏震抖起來。

X

X

X

資料分析員終於收到公司總裁的批文，她忐忑不安地打開來。已經整整等候了九個月。批文只有一頁紙：

....董事局經過詳細討論和研究，多數認同閣下所作的分析和預測，並對提交的對策綱領極感興趣。如果閣下並無異議，將即時調升到「全球策略研究中心」，領導一個八人小組，專職草議詳細計劃書，三個月內提交董事局....

批文最後的簽名是：阿利圖亦利亞多。

資料分析員臉上露出些少紅暈，綻放出笑容，倍增她的嬌豔容顏。

X

X

X

史學家的一般共識是，安娣絲柔素娜是盧斯企業保安團隊的總設計師。但是，

有關這位女仕的資料卻非常稀少，推測是企業高層銳意將她的一切紀錄隱藏起來。目的又何在呢？坊間流傳的報導是她在孤兒院長大，極可能是數學天才，拿取盧斯企業獎學金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唸書，不到二十歲就取得數學博士銜頭。只有一張合照依然收錄在學院的畢業錄內。畢業後進入盧斯企業工作，兩年後就調升到企業裏最保密的架構「全球策略研究中心」工作。雖然有無數人在孤兒院，中小學校及大學認識柔素娜，但稀奇地，竟沒有一個人對她有確實的印象。二零年代末，企業通告稱柔素娜在蘇丹一次人道救援行動中中伏殉職，同時遇難的有盧斯人道救援組織的第二號人物亦利亞多協利斯爾。

真實真理第二部大事年表

洪荒年代：非物質世界生命『一部分』帶著該世界的知識，來到物質世界，尋找收藏的地方。物質世界最文明和發達的星空，正因資源短缺引發一連串的社會，政治和進化方向的危機，最後爆發星戰，將星空第一紀的文明毀滅。

稍後：星空一紀的文明國度「固突巴斯爾亞」，一個沒有記載名字的『先知』，將星空知識收藏到她的『伴』的『行裝』裏，避過星空大戰的蹂躪，星空二紀文明得以迅速發展。

稍後：『一部分』通過神秘地域『黑地』，發覺無數高級生命體被困，於是停留在『黑地』，將部分生命體拯救出來，然後繼續其尋覓旅程，最終在小行星地球開始進行收藏知識的龐大工程。部分脫困的生命體跟在『一部分』後面，其中有能力最大的『容』，天狼星區的『狼伴』和「固突巴斯爾亞」的『盈雙』。『盈雙』是該國度「恆時儲識庫」的管員，負責尋找星空下的知識。

稍後：『一部分』完成收藏知識的工程，但亦耗損所有能量，進入漫長休眠之前，對跟隨在後的十三個生命體講解了非物質世界的智慧和能力，其中卻只有『容』熱心這個方向的進化。為了答謝『一部分』在『黑地』的救助，有七個生命體請纓守護休眠中的『一部分』和其建立的工程。

同期：一個從『黑地』脫困的生命體，尋找『盈雙』，詢問有關「木爾阿塔臺」國都裏「塔木拉薪迷宮」的地圖。迷宮地下囚禁了這個生命體的『伴』。『盈雙』是「恆時儲識庫」管員，在『黑地』裏認識這個生命體。於是『盈雙』引領他會見了當時「恆時儲識庫」的庫主。揭開第一紀星戰導火線的謎底。

漫長歲月中：『一部分』在地球收藏了珍貴知識的秘密，終於洩漏。星空下有不同的傳說，多數以『真實真理』命名，不少歷險家從星空下的文明國度遠赴落後的銀河系探勘，俱被『容』等趕走。

約八千年前：『一部分』在地球的『守護者』，多數已經停擺過世。星空下天狼星區有三父子，突破『守護者』設在地球的防線結界，在美洲印第安部族中找尋『真實真理』，他們進行殘忍的人體分子支解實驗。守護者『狼伴』口頭干預無效，於是爆發大戰。三父子最終被困在佳奧提斯山區。其後兩個兒子死亡。父親脫困後返回天狼星區，策動戰爭對『狼伴』在星空的國度進行報復，最後導致星空二紀全面星戰，二紀文明瀕臨毀滅邊緣。

約二千五百年前：守護者『狼伴』即將停擺，他在印度收錄一個學生，幫助他留下來的『伴』尋找『歸宿』。『狼伴』過世後，這個學生和尚存的『伴』向東方進發，最終來到中國南部地帶，時值中國春秋時代後期，吳越兩國正在爭戰。『伴』最終在這個國度停擺。同期，『一部分』最後一次轉世，重獲所有力量，於是向人類開示非物質世界

的智慧，建立了原始佛教。但遙遠星空因天狼星區的戰亂逐漸擴大，星際大戰一觸即發。於是不能不立即趕往調停。最後尚存的守護者『容』，要起程尋找非物質世界，人類將失去所有『守護者』，沒法對抗到來找尋『真實真理』的各類高級生命體。於是『容』選擇被『一部分』栽植了特別能力的人類個體，釋放其潛在異能，祈能保衛自己的行星。『容』對這些個體介紹自己時，就以「被深藏在黑地生活的靈」為名，輾轉相傳，成為梵文中的『地藏菩薩』，專司在釋尊「入滅」後守護現世。

約一百多年前： 「固突巴斯爾亞」「恆時儲識庫」另外一雙沒有記載名字的管員，到達中國一個苗族區域尋找『真實真理』的線索。時值中國皇朝時代結束前夕。傳說『一部分』曾經在該區樹立收藏知識的工程的原型模型。在拯救三個人類愛侶時與另外一股生命力產生對抗，結果犧牲。『容』的其中一少部分生命力，來自『黑地』，被『一部分』命為『蓉』。『蓉』及時趕到，擊敗對手，並將兩個管員的生命力收集起來，希望藉著轉世，可以令她們重獲從前的意識和生命形態。

十九世紀六零年代：『善世會』在台灣島由一個佛教女尼創立。傳說女尼在地藏菩薩神像前許願創會。四十年後，『善世會』成為全球最大義工慈善機構，可以說有華人聚居的地方，便有『善世會』足跡。

兩千禧年初： 盧斯在美國創立醫藥企業，首先推出治療關節炎藥物，算得上一藥至富。其後企業以驚人速度發展，成為全球最大企業之一。盧斯與其合夥人，尤其是好友亦利亞多醫生，成立盧斯人道救援組織，積極在第三世界救助被天災及戰亂摧殘的難民。其後成立「保安團隊」，負責保護人道救援隊伍，最後發展成為唯一有強大武裝力量的國際企業。

兩千年一十年代中：「十面埋伏」的故事在澳洲悉尼揭幕。

三十年代初： 一個日本小孩『次郎』天生有強大靈力。在『歸一流』政治風暴中被追捕。『蓉』的一個『地藏使者』將次郎救走，帶到美國佳奧提斯山區，交給『蓉』去教養。之前幾年，非洲大陸蘇丹政變，凡萊勒斯上校獲得政權。他將治安防衛權力交由盧斯企業的保安團隊負責，又與盧斯人文和平基金合作，最終將軍閥割據的蘇丹統一。眾多非洲第三世界大城市紛紛跟隨，將保安交由保安團隊負責。企業迅速膨脹，成為擁有龐大武裝力量的架構。

常用字彙

『行裝』：指星空文明下高級生命的物性載具，近始人類的身體，但顯然有無上的能力，令到生命極度延長，也可以在星空間作近乎無限制的旅行，當然更有防禦和攻擊能力。行裝也成為生命間物性接觸的介面。

『停擺』：指擁有「行裝」的高級生命的死亡。

『地』，『黑地』，等等類似詞：指星空下至今不明的一種神秘力量，或者稱為「存在」，它能夠將最高等的「行裝」消化。至今依然不肯定是否這種「存在」是靠消化了的行裝維持其存在。它也並不在固定的地方出現，似乎也可以自由在星空中旅行，但顯然它並不主動攻擊生命體。

『伴』：可以作為名詞和動詞用。譬如說一個生命體的「伴」，就是名詞。是指星空下生命體間一種無法替代的親密關係和身份，類似人類夫妻的關係。但由於星空生命體的性別生理比人類複雜得多，加上「行裝」的介面性，所以「伴」的關係也是極之微妙，成為研究星空文化的一個重要學料。

『靈力』，『念力』：靈力和念力是指星空下高級生命體所擁有的超物理性力量。靈力的出現可以追溯到星空一紀星戰之前，是拋棄了行裝的生命體的獨特力量。念力在稍後的年代面世。無論生命體是否拋棄了行裝，都可經特別的途徑練習而獲得念力。相傳念力的出現抗衡了當時橫行於一紀星空的靈力生命體。星空二紀的「固突巴斯爾亞」的「恆時儲識庫」第一代庫主，據說同時擁有該兩種力量。經過無數歲月，這兩種神秘力量被傳到星空宇宙另一端的人類世界，有極少數的人懂得使用靈力或者念力，甚至兩者皆精。